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4.03.005

治学、立人与化民：论儒家书院学礼及其当代转化

上官剑,姚卿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儒家书院学礼有着特殊力量,是书院曾得以兴盛的重要支撑,在书院治学、立人与化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价值在当代仍值得借鉴。儒家书院学礼的传承发展需因格损益,根据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学礼对象的传承与转变、学礼仪式的现代转化、学礼实践的体系建构。

关键词:书院;儒家;书院学礼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4)03-0026-06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儒家思想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1]。儒家以仁爱为核心,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生生不息,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独特的凝聚力。儒家教化以礼立身、以礼立学,学礼是儒家之礼的重要一支。中国传统书院多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其学礼是儒家思想与时代精神结合之外化。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学礼有着特殊力量,是传统书院育人与治学的特殊方式,是书院一度兴盛并成为主流教育组织的重要保障。学礼在儒家文化的低谷时期曾被批判和抛弃,如同婴儿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其蕴含的丰富价值被一并淹没,其不变之理亦被舍弃,实为可惜。“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本文拟基于岳麓书院学礼,兼以其他书院学礼为佐证,阐释学礼作为书院成人、成事的重要支柱,如何深刻影响书院的学术治理、人才培养以及宣明教化的社会效用。本研究对书院学礼价值与作用机理的重新梳理,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反映,也是对教化蕴

含规律之反思。

1 以礼治学

《学记》指出“学教半”,有学必有教,有教必有学,学礼也可视作教学之礼。书院作为教学场所,其治学必持之有据。为此各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作为规训条例,作用有限,学礼则超越了这种外化的制度符号,在明确治学理念、建立治学秩序、促进群居合一方面更具成效。

1.1 明确治学理念

“立学而祭祀,是中国自古以来学校教育的传统,是学礼中最重要的内容。”^[2]早在周代,官学教育就有四时举行释奠先圣、先师的祭祀典仪,崇隆壮观、威严肃穆。释奠礼作为最重要的学礼,至明清都一直实行。“先圣”“先师”包括周公、孔子等。“唐高宗显庆二年以后,周公退出学校,转而配享于帝王庙中,孔子始得稳居学礼的首位。”^[3]在庙学制影响下,自北宋初期书院就有陈俎豆、祀孔子的祭祀典仪活动。之后历代,文庙落成于书院之侧渐成惯例,成为立学祭祀、举行告慰

收稿日期:2023-08-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XJK23BLS002)

作者简介:上官剑(1972—),女,湖南株洲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教育理论研究。

先圣先贤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天下一时呈现“郡邑必有学,学必有庙”的繁荣景象。在祭祀孔子之外,不少书院还会祭祀不同的学术大师,以进一步明确学术流派。如岳麓书院元代另建祠宇供奉张栻、朱熹等理学大师,再到清代设立祭祀周敦颐、二程等人的专祠等,无一不向世人昭明书院重视学派学宗之传统。

孔子得享祭祀主位,儒家思想自然成为书院学术的基调。《十力语要》阐明:“昔吾夫子之学,内圣外王。”^[4]在“内圣外王”这一鸿旨指引下,儒家礼育在聚焦人之内在德性教化的同时,亦注重发挥社会治理的外在事功,孔子本人的教育主张和政治实践无疑是最佳典范。书院作为传习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基地,自觉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教育观并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其传道济民的办学目标不仅展现了修身以道的内圣求仁之学,还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外达之道。

1.2 建立治学秩序

古之书院有丰富的学规学箴。“礼就广义而言也是法,所以后代的各种学规(包括官学、书院等)也可视为学礼之一。”^[5]在书院的管理制度中,学规作为师生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它在师生修身养性、为德治学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第一个正式成文的学规是宋代朱熹所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朱子教条》。此后,后代各书院都据此制定了自己的学规、学箴和章程等。

明代,“联讲会、立书院”的兴盛局面出现,各大书院纷纷制定会约,严格规定会期、地点、讲学礼仪、讲学内容、生活安排等相关事宜。书院凝礼化约,使得讲会仪式愈加规范化,从而起到以会明学、凝心志礼的作用。如东林书院制定的《东林会约》,就要求参会者在大会开始之前,必须穿上正式的服装,在圣象前行四拜礼,然后前往道南祠行礼。礼毕,众人登讲堂,东西就坐,以齿为序。待众人集齐,东西相对二辑。首日会毕,众人前往圣象前及道南祠参拜,肃辑而退。会讲第二、三日免拜,早晚肃辑,身着常服。

“礼别异”,礼的作用是建立秩序。这种秩序是礼之“理”的外化,能使书院运转井然,学教进退有度,方便师生对各项事务的规程都有一定了解,并依此自我规划、彼此协同,在养成良好的学

风、维系和谐的秩序、砥砺师生的品行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正向积极作用。

1.3 促进群居合一

“理义悦其心”^[6],礼依据“人情”而建立和谐关系,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仁者人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人立于世间,在求学、交友、生活等方面要符合“仁”“礼”的要求。仁德之人,必事贤友仁,于人群中磨砺熏陶而成。众所周知,离群索居、独学无友的生活学习方式,容易导致个体的孤陋寡闻。群居书院、共学研习的集体生活,则需要谙熟为人处世、择师交友的人生智慧。书院所定之生活曲礼,教导学生之间如何相处、如何与师长相处、如何择友、如何应对等等,让人际交往有准则,对他人反应有预判,省去许多因无规矩可依而产生的心理消耗,以及由此产生的犹疑、猜度、误解等导致的失和。

书院若以“和”为贵而制定礼,则礼不是禁锢言行的规章命令,而是体察人情、节制人性的劝谕。如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王文清、杨锡绂等人颁布的“劝谕式”学规,与当时教条化、惩罚性的官方规章截然不同,那些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语气温暖、正面引导的道德品格呼唤,其大部分篇幅重在砥砺学子成就德行、尊师重道、惜阴爱学等,真正体现了师生发展为本、刚柔兼济的人文理念。这种具有人文关怀、富有弹性的“德治礼序”管理理念,才可能真正维系书院的道德秩序,形成温暖友爱、融洽和谐的学术和道德共同体。

2 以礼立人

“不学礼,无以立。”儒家之礼以“理”为依据、以“和”为鹄的,其礼本身就拥有丰富的个体成人的教化价值,对于内在的心性涵养和外在的气质变化都有直接功用。

2.1 涵养心性

书院历来主张用“礼”来拨正紊乱失序的人心,借以祛除不合天理的气禀欲望对人性的遮蔽。礼强调“涵养”的修养工夫,注重人心之内在涵养与德性修炼。张栻认为,人因受到外物引诱和事物变化的影响,导致“纯粹至善”的本性不能悉数发挥,而后天的礼乐教育使人涵养向上向善的本性,曰:“夫人者,统役万物者也,而顾乃为物役,

其可乎哉?是以贵于讲学也。”^[7]在张栻看来,后天的礼乐教育是使人向善的重要途径,教学是修饰性情和存养本心的涵养方法。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同样表达了“主敬涵养”的礼育修养方法,他不仅亲自手书“整齐严肃”四字作为书院院训,并作有《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诗训示学子“涵养在于主敬”“制外以养中,主静以定性”^[8]。这种心性涵养与外在规范互为一体的学礼模式无疑在潜移默化中起到育人之功效。

2.2 变化气质

张载最早提出:“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人之所以需要变化气质,是因为在形拘、气蔽、欲诱等多种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人的气质有时会出现不合乎中庸之道的偏颇之处。张栻认为人与自然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气质”之不同,曰:“论性之存乎气质,则人禀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固与禽兽草木异。”^[7]张栻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有品质上的参差不齐,是因为人的“气禀之性”亦有所区别,故他主张通过后天的礼乐教育来纯化气禀之偏,即“学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7]。后世书院山长同样认同礼乐教育助人变化气质,劝勉学子要自觉加强身心修养,使内在心性和外在举止皆合乎“礼”。例如,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在学箴中曾指出变化气质的重要性,曰:“力学为何,变化气质。气质有偏,好恶斯辟。”^[9]在王文清看来,人的气质若发生偏失,可能会做出违反本性的事情,因而他提出“整齐严肃,下手要齐”的主张,并以此为法门,陶铸心灵,约束弊行,使气质焕发出内外交修的勃勃生机。

然而“变化气质”绝非易事,更不能一蹴而就。杨锡绂在岳麓书院学规中就曾明确指出:“诸生肄业书院,不患不能文,所患者不能变化气质耳。”^[9]他根据天地阴阳二气,将人的气质大致分为毗阴、毗阳两种类型,毗阴患有“器局卑鄙,言动琐碎”之病,毗阳则流于“举止轻浮,言语躁妄”之弊,故上述两种气质都有失偏颇。因此,杨锡绂主张用“主静”“持敬”的礼育工夫来变化气质。静与敬,自是内外交互于人身,使人焕发出合乎天地的中和之气。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0]文质彬彬,事实上不仅能够代表君子卓然自立的精神气质,它更

是彰显了人持有对智慧永恒追逐的理想信念,正如希腊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温文是人性中爱智部分的一种性质。”他同时认为:“这种性质过度发展便会过分柔弱,如培养适当就能变得温文而秩序井然。”^[11]这与孔子提出的“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人作为集肉体与灵魂于一体的存在,只有在身心和谐共存的状态之下,方能自内而外散发出道德理性之美,从而呈现彬彬有礼的君子风范。

3 以礼化民

书院的影响绝不囿于书院师生,一个书院乃一方教化之重镇,是地方风俗之引领者。“礼不应只被理解成为一种仪式,而实际上是实现理想的社会手段。”^[12]“以礼化俗”已成为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使命。

3.1 淳化民风:学礼引导良善生活

礼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并且起到引导风俗民情的社会效用,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浸润并成长于传统礼乐文化的儒家士人,自觉肩负起淳化民风的“入世”使命,他们尤为重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并力图以兴学育才的文化手段来净化社会风气。北宋初年,湖南地方官学未兴,发展地方文教尤为迫切,岳麓书院就是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之下创办起来。南宋学者陈傅良指出,自潭州太守朱洞创立岳麓书院后,“五六载之间,教化大洽”^[13]。而李允则扩建书院后,岳麓书院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格局,北宋著名政治家王禹偁高度称赞岳麓书院的兴学,他认为当时素有“南蛮”之称的湖湘地区一跃成为孔孟家乡的“洙泗”和“邹鲁”,可见岳麓兴学有力推动了湖南地区的文教发展,不仅一扫“南蛮”的地方民风,还使之转型为良风善俗的生活栖息地。清代学者李绂认为:“书院之士以聚处讲贯,而学业易成。学成而散之各州县,皆足为后学之师,则其教也广,而民可化,俗可成矣。”^[14]

书院不仅有淳化民风之用,书院的祭祀事业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民风的改善。如在清代时,湖南地区多有信奉神灵的民间风俗,它们对民

众的精神信仰、思想观念、行为处事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较于民间的仙人供祀,书院的祭祀对象为先圣、先贤、名宦和历史名人等,他们都是历史上鲜活存在的人格典范,闪烁着现实道德人格的灿烂光辉。一方面,书院通过举行祭祀先圣先贤的仪式活动,为当地百姓树立了社会典范,进而起到宣明教化、敦化民风的作用。另一方面,书院掌教山长还采取开放祭祀活动与部分祠宇等方式,使得书院祭祀的影响进一步延伸至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从而有助于构建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六十年,岳麓书院的丁祭活动尤为隆重热烈,当地民众“远近瞻瞩,翕然欢欣”,纷纷浸润于儒学“洗礼”中,丁祭活动俨然成为一场万众瞩目的社会教化活动,它宣扬崇文尚德的思想价值观念,于潜移默化间引导人们追求一种以德性为基础的良善生活。

3.2 文化认同:学礼安定社会秩序

书院学礼不仅肩负起淳化民风的“入世”使命,其影响亦超越书院场域之外达至更为广阔的社会群体,使得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礼仪制度等辐射至全社会,从而助推其文化整合、维系秩序的功用。值得注意的是,“礼”既是普遍意义上的行为规范,也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浸润,这一点可以通过书院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予以把握。书院培养的士子大都处于社会上下阶层的中间地带,他们能够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联系与互动,其思想观念、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能够传播至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维护文化传统、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许多儒家士人终其一生也难有为官执政、治国理民的机会,但他们选择退居或沉潜于乡里,以其“化其乡而善其俗”的入世意识,自觉承担地方社会生活秩序的护卫者职责,努力将个人的礼仪道德修养辐射至亲族乡民的场域中,并于无形中发挥着维护文化传统、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4 “以时为大”:儒家书院学礼之当代转化

儒家强调“礼”之义理的恒常性,但也强调在不变其理的基础上,礼应“以时为大”(《礼记·礼器》)。汤用彤曾说:“学问贵在得其精神,若枝枝节节为之,则直食人之糟粕耳。处今日之世,而欲行成周之学礼,狂人也。然其时学礼之特殊精神,

所以陶铸我国之人民、国是者,学者不可不知之。”^[15]学礼的价值贵在其精神,但礼之外化的具体符号需因革损益。

4.1 学礼对象的传承与转变

儒家书院学礼崇敬的对象是以孔子为主要祭祀对象的先圣大儒,并以此表明学统,明确治学的主要内容与主要目标。但这些祭祀对象显然不适合当代大学,当代大学的学术崇敬对象应是为当代中国作出重大学术贡献,且品性高洁、诲人不倦的学者或大家,如钱学森、钱三强、袁隆平等,也可以是各个地区或大学影响广泛的学者和文化名人,以此彰明办学目标和办学传承。当然,孔子等古圣先贤,仍然可以作为学校的文化符号,赓续中华传统文明,这也是许多学校共通的选择。生云龙强调:“古代书院学礼中的某些元素应该在现代大学得到保留和传承,比如将祭拜先圣先贤的仪式转变为对本专业学术传统与学术大师的尊重和敬仰。”^[16]这些崇敬对象作为文化符号和象征图腾,得到师生的集体认同,他们主动内化为个人的精神信仰,共享并延续着集体记忆。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古代书院将崇敬对象“圣化”甚至“神化”的举动,需要以某种程度的批判性的现代眼光来审视。当代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在对这些大家进行宣扬时,应注重推崇和敬仰的是他们身上共同承载的高贵品格,而不是把他们具体个人当作偶像一般来顶礼膜拜。

4.2 学礼仪式的现代转化

书院历来极为讲究仪式的举行场所,通过空间气氛的渲染,成就一个当下“共在”的世界,师生在庄重的礼仪实践中可以敞开自己的身心,从而助推生命品格的真实转化。所以,在现代大学校园中,仪式场所不应沦为可有可无的物质存在,它应成为凝聚师生情感、延续道德信仰的文化场所。“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学校是通过仪式组织起来的教育机构。”^[17]现代大学校园的礼仪活动形式多样,如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位授予仪式等“通过仪式”,以校庆、运动会、艺术节、传统节日为主的“庆典仪式”,纪念历史重要人物、对学校发展有重大贡献人物的“纪念仪式”等^[18]。顾希佳指出:“古代书院学礼中的核心价值要素,无论是以束脩礼为代表的拜师礼,还是现代大学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虽然形式不同,但

其精神实质仍然保持着一脉相承的特点。”^[19]

古代书院学礼中的核心价值要素可以在现代大学中获得延续与转型,但这种延续与转型必须妥善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思想张力。一种极端的意见是在现代视角的制高点上对古代书院学礼予以全盘批判与否定,或者盲目模仿、效法西方大学的仪式庆典;另一种极端的意见则全面照搬古代书院、孔庙的祭祀礼仪,烦琐晦涩,与现代大学文化严重脱节。比较合宜的中庸之道是提升重要仪式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的内涵品质,体现其现代气象,提高全员参与度,彰显中国文化特色;或者也可如儒家对学礼的规定一般,对大学校园的学礼,如师生交往、生生交往等礼仪作出统一示范,使得师生、生生交往有依据,彼此回应有预判,减少由于礼仪文化背景不一致而可能导致的误会与隔膜;同时,在相同的礼仪中增加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

4.3 学礼实践的体系构建

“礼”是文化意义上的生活范式,也是政治层面上的典章制度。古代书院学礼建立在国家礼制的基础之上,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也有全面的体系框架,这些均是儒家书院学礼得以实施的强大保障。其实,当代大学虽已有诸多学礼,但较为碎片化,缺乏稳定性与一致性,未能对其机理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探究,也未有对其如何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如何辐射学生日常生活等方面系统、深入地实践研究,

古代书院学礼在当时的书院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具体仪文礼仪大多于现代学校治理并不合宜,传统文化的赓续绝非刻板的复现。在审视传统书院学礼时,应以辩证扬弃之思想,辨析其合理的精神内核,摈弃不合理的旁枝末节。“今天不可能也不应当恢复儒家传统的礼仪体系,而应该以创新的思维和批判性的继承发展为基础,将儒家古礼的精神、构造、风格、原理和模式提炼概括,以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20]其体系的建设可从顶层探索学礼理论、设计学礼框架、示范学礼规程,在小范围实验的基础上改进并推广。“大礼必简”,学礼不宜烦琐,应简单而全面,其“中庸之道”需认真探索,并对学礼之理加以阐释,使其易懂、易操作且易迁移。在此基础上,各级各类学校可依据地方和学校特色对学礼有所发

扬,并通过实践自下往上推动学礼的建构与发展。

现代教育无论多新,它总是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当代教育天然具有的使命担当。学礼在新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所传承的优秀文化精髓和道德教育内涵,如对至善的崇尚、对真理的坚守、对学统的重视以及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能提供精神的指引,更能为构建文明高雅的学校文化提供智力支撑和智慧滋养。“礼是交往的,不是自我中心的;礼是温情的,不是冰冷的。”^[20]礼,作为中国古典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深切关照人的精神秩序,帮助个体建构自我的“整全”,完善个体的道德品质和理想人格。作为“一种关联性的整体性的教育”^[21],学礼契合人之性情,深入至人的内心,是培育人格教育的有效路径之一,亦是当代教育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 [1] 代生.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统一性[EB/OL].(2023-06-26)[2023-08-25].<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626/c40531-40021023.html>.
- [2] 高明士.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M].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3.
- [3] 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1:6.
- [4] 熊十力.十力语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6:186.
- [5] 高明士.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
- [6] 李盛幸,姜正国.以理义悦其心:岳麓书院学规对当代高校学生手册的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16(1):81-84.
- [7] 张栻(撰),邓洪波(校点).张栻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614,145,628.
- [8] 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50.
- [9]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79,1578.
- [10]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140.
- [11]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24.
- [12] 殷慧,郭超.传道、济民、修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6-20.
- [13] 吴道行,赵宁,修纂.岳麓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2:415.

- [14] 肖永明. 儒学·书院·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299.
- [15] 汤用彤,赵建永.论成周学礼[J].中国哲学史,2010(4):9-13.
- [16] 生云龙.中国古代书院学礼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03
- [17]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赵雅量.教育中的仪式:演示、模仿、跨文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2):130-142.
- [18] 孙华.大学文化的社会人类学考察——关于仪式、习俗与传说[J].教育学术月刊,2017(8):3-17.
- [19] 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 [20] 陈来.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J].孔子研究,2001(1):4-12.
- [21] 曾繁仁.礼乐教化与中和之美——中华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11.

Academy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Human Character and Moralizing Folk: On Confucian Academy School Ritual and Its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SHANGGuan Jian, YAO Q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academy school ritual has special strength, which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academy.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ademy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human character and moralizing folk, and its value is still worth learning in contemporary tim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academy school ritual need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so as to realiz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ritual and construct the practice system of school ritual.

Key words: academy; Confucianism; school ritual

(责任校对 葛丽萍)